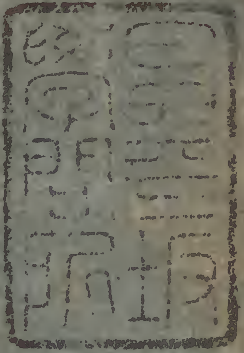


唐書

卷自百十二至百十四
列傳

				二	漢書門類
			三	五	
		八	九	六	
二	九	八	六		類
冊	架	函	號	類	



庫	文	閣	內	
二		二		漢
函		九		書
五	八	六		
架	冊	號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2156
冊數	82 (49)
函號	281 7

傳之十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唐書卷一百一十一 郭二張三王蘇薛程唐列傳第六

宋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龍圖閣學士朝

請大夫守尚書吏部郎充集賢殿脩撰臣宋祁

奉

敕撰

日本 安藝州儒臣 堀正脩身之甫 校訂

郭孝恪許州陽翟人少有奇節不治貲產父兄以為無
賴隋亂率少年數百附李密密喜謂曰世言汝穎多奇
士不謬也使與李勣守黎陽密敗勣遣孝恪送款封陽
翟郡公拜宋州刺史詔與勣經略武牢以東所定州縣
委以選補竇建德之援洛也孝恪上謁秦王進計曰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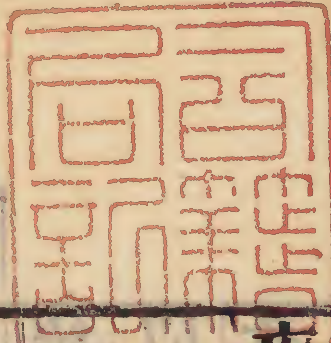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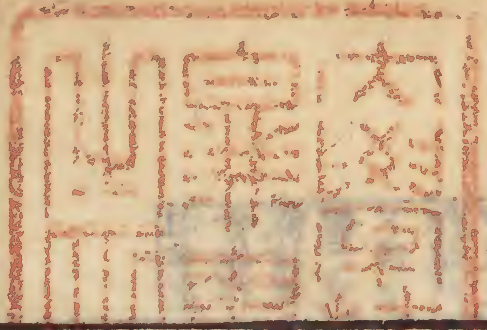
寬 元年

唐書卷一百一十一

列傳

第六

安藝州儒臣



舊書策 會賊作 德之策 下漕功 作龍門 下宋之 功

世充力竭計窮其面縛可跂足待建德悉眾遠來糧餉阻絕殆天亡時也若固守武牢以軍屯水逐機應變禽殄必矣王然之賊平置酒大會洛陽宮語諸將曰孝恪策禽賊王長先下漕功固在諸君右遷上柱國歷貝趙江涇四州刺史所至有能名改左驍衛將軍累加金紫光祿大夫貞觀十六年拜涼州都督改安西都護西州刺史其地高昌舊都流徙罪人與鎮兵雜限以沙磧隔絕中國孝恪推誠撫御盡得其歡心初王師滅高昌詔以所虜焉耆生口七百還焉耆王王叛歸欲谷設可汗孝恪請擊之即拜西州道行軍總管率步騎三千出銀

山道夜襲其王龍突騎支虜之帝悅降璽書褒勞俄拜崑丘道副大總管進討龜茲破其國城乃自留守遣餘軍分道進龜茲國相那利遁去孝恪以餘部未平出營於外國人有謂孝恪曰那利素得志今亡在外勢必為變城中頗有異志願公備之孝恪忽其言不設備那利果率眾陰與城內胡為應薄城鼓譟始覺之乃率千餘人合戰城中舉應那利孝恪殊死鬪中流矢卒子待詔亦歿將軍曹繼叔進兵復拔其城太宗責孝恪斥候不明至顛覆奪其官後愍死戰更為舉哀高宗即位追還官爵贈待詔游擊將軍賻物三百段次子待封官左豹

韜衛將軍咸亨初副薛仁貴討吐蕃戰大非川敗績貸死爲民

同書從外孫作從甥

張儉字師約京兆新豐人隋相州刺史皖城郡公威孫父植車騎將軍連城縣公儉高祖從外孫也高祖起儉以功除右衛郎將遷朔州刺史時頡利可汗方疆每有求取所遣書輒稱詔救邊吏奉承不敢卻及儉獨拒不受大教民營田歲收穀數十萬斛雖霜旱勸百姓相賑贍免飢殍州以完安李靖既平突厥有思結部者窮歸于儉儉受而安輯之其在磧北者親戚私相過省儉不禁示羈縻而已儉徙勝州後將不察其然遽奏思結叛

朝廷議進討時儉以母喪奪服爲使者撫納之儉單騎入其部召酋帥慰諭推腹心咸匍匐歸命因舉徙代州遂檢校代州都督儉勤墾田力耕歲數稔私蓄富實儉恐虜易驕乃建平糴法入之官虜悅喜由是儲斛流贏遷營州都督兼護東夷校尉坐事免詔白衣領職營州部與契丹奚霫靺鞨諸蕃切眚高麗引衆入寇儉率兵破之俘斬略盡復拜營州都督太宗將征遼東遣儉率蕃兵先進略地至遼西川漲久未度帝以爲畏懦召還見洛陽宮陳水草美惡山川險易拜久不進狀帝悅拜行軍總管使領諸蕃騎爲六軍前鋒時高麗候者言莫

覺延元年

卷之三十一

列傳

三

下

唐書卷三十一

列傳

二

下

離支且至帝詔儉自新城路邀擊虜不敢出儉進度遼
趨建安城破賊斬數千級累封皖城郡公後改東夷校
尉官爲都護府卽以儉爲都護永徽初加金紫光祿大
夫卒年六十諡曰密儉兄大師太僕卿華州刺史武功
縣男弟延師左衛大將軍范陽郡公性謹畏典羽林兵
三十年未嘗有過卒贈荊州都督諡曰敬陪葬昭陵儉
兄弟三人門皆立戟時號三戟張家

王方翼字仲翔并州祁人祖裕隋州刺史尚同安大長
公主官開府儀同三司卒諡曰文方翼早孤哀毀如成
人時號孝童母李爲主所斥居鳳泉墅方翼尚幼雜庸

保執苦不棄日墾田植樹治林垠墜完牆屋燎松丸墨
爲富家主薨還京師嘗夜行見長人丈餘引弓射仆之
乃朽木也太宗聞擢右千牛高宗立而從祖女弟爲皇
后調安定令誅滅大姓姦豪脅息徙瀚海都護司馬坐
事下遷朔州尚德府果毅歲餘代還居母喪哀瘠甚帝
遣侍醫療視其友趙持蒲誅死尸諸道親戚莫敢視方
翼曰纒布哭彭越義也周文王掩骼仁也絕友義蔽主
仁何以事君遂往哭其尸具禮收葬金吾劾繫帝嘉之
不罪再遷肅州刺史州無隍壑寇易以攻方翼乃發卒
建樓堞廝多樂水自環烽邏精明儀鳳間河西蝗獨不

舊書
作引

舊正元年

伯書州
八立碑
頌美

至方翼境而它郡民或餒死皆重繭走方翼治下乃出私錢作水碓簿其贏以濟飢瘵構舍數十百楹居之全活甚衆芝產其地裴行儉討遮匐奏爲副兼檢校安西都護徙故都護杜懷寶爲庭州刺史方翼築碎葉城面三門紆還多趣以詭出入五旬畢西域胡縱觀莫測其方略悉獻珍貨未幾徙方翼庭州刺史而懷寶自金山都護更鎮安西遂失蕃戎之和永淳初十姓阿史那車簿啜叛圍弓月城方翼引軍戰伊麗河敗之斬首千級俄而三姓咽麴兵十萬踵至方翼次熱海進戰矢著臂引佩刀斷去左右莫知所部雜虜謀執方翼爲內應方

舊書雜
作振

翼悉召會軍中厚賜以次出壁外縛之會大風雜金鼓而號譟無聞者殺七千人卽遣騎分道襲咽麴等皆驚潰烏鶻引兵遁去禽首領突騎施等三百人西戎震服初方翼次葛水暴漲師不可度沈祭以禱師涉而濟又七月次葉河無舟而冰一昔合時以爲祥西域平以功遷夏州都督屬牛疫民廢田作方翼爲耦耕法張機鍵力省而見功多百姓順賴明年召方翼議西域事引見奉天宮賜食帝前帝見衣有汗濯處問其故具對熱海苦戰狀視其創帝咨嗟久之賜資良厚俄而妖賊白鐵余以綏州反詔方翼與程務挺討之飛旌擊賊火其柵

舊書有
汗濯處
作有戰
時血漬
之處

平之封太原郡公阿史那元珍入寇被詔進擊時庫無
完鎧方翼斷六板畫虎文鉤聯解合賊馬忽見奔駭遂
敗獲大將二因降桑乾舍利二部武后時王后屬無在
者方翼自視功多冀不坐而后內欲因罪除之未得也
及務挺被殺卽并坐方翼追入朝捕送獄流崖州卒于
道年六十三神龍初復官爵方翼善書與魏叔琬齊名
子珣字伯玉與兄璵弟瑁以文學稱時號三王天授初
珣及進士第應制科遷藍田尉以拔萃擢長安尉因進
見武后召問刑政嘉之詢其族氏對曰廢后臣之姑也
后不悅左遷亳州司法參軍神龍初爲河南丞武三思

矯制貶臨川令宋璟輔政召授侍御史出許州長史歲
旱珣時假刺史事開廩振民卽自劾玄宗赦之累遷工
部侍郎而瑁至中書舍人珣嘗爲祕書少監數年而瑁
繼職終右散騎常侍卒贈戶部尚書諡曰孝子錡天寶
中歷右補闕殿中侍御瑁子鉷自有傳

蘇烈字定方以字行冀州武邑人後徙始平父邕當隋
季率里中數千人爲本郡討賊定方驍悍有氣決年十
五從父戰數先登陷陣邕卒代領其衆破劇賊張金稱
楊公卿追北數十里自是賊不舍境鄉黨賴之貞觀初
爲匡道府折衝從李靖襲突厥頡利於磧口率鼓馬一

舊書定
方驍悍
多力膽
氣絕倫

百爲前鋒乘霧行去賊一里許霧霽見牙帳馳殺數十
百人頡利及隋公主惶窘各遁去靖亦尋至餘黨悉降
再遷左衛中郎將與程名振討高麗破之拜右屯衛將
軍臨清縣公從葱山道大總管程知節征賀魯至鷹娑
川賀魯率二萬騎來拒總管蘇海政連戰未決鼠尼施
等復引二萬騎爲援定方始休士見塵起率精騎五百
踰嶺馳擣賊營賊衆大潰殺千餘人所棄鎧仗牛馬藉
藉山野不可計副總管王文度疾其功謬謂知節曰賊
雖走軍死傷者衆今當結輜重陣間被甲而趨賊來卽
戰是謂萬全又矯制收軍不深入於是馬癘卒勞無聞

志定方說知節曰天子詔討賊今反自守何功之立哉
且公爲大將而閫外之事不得專顧副將乃得專之理
不其然胡不囚文度待天子命不從至柁篤城有胡人
降文度猥曰師還而降且爲賊不如殺之取其貲定方
曰此乃自作賊耳寧曰伐叛及分財定方一不取太宗
知之比知節等還悉下吏當死貸爲民擢定方伊麗道
行軍大總管復征賀魯以任雅相回紇婆濶爲副出金
山北先擊處木昆部破之俟斤嬾獨祿擁衆萬帳降定
方撫之發其千騎并回紇萬人進至曳咥河賀魯率十
姓兵十萬拒戰輕定方兵少舒左右翼包之定方令步

一本潤
作潤下
做之

卒據高攢稍外向親引勁騎陣北原賊三突步陣不能入定方因其亂擊之鏖戰三十里斬首數萬級賊大奔明日振兵復進五弩矢畢舉衆降賀魯獨與處木昆屈律啜數百騎西走定方令副將蕭嗣業回紇婆濶率雜虜兵趨邪羅斯川追北定方與雅相領新附兵絕其後會大雪吏請少休定方曰虜恃雪方止舍謂我不能進若縱使遠遁則莫能禽遂勒兵進至雙河與彌射步真合距賀魯所百里下令陣而行薄金牙山方賀魯將畋定方縱擊破其牙下數萬人悉歸所部賀魯走石國彌射子元爽以兵與嗣業會縛賀魯以還由是脩亭障列

蹊隧定疆畛問疾收齒唐之州縣極西海矣高宗臨軒定方戎服奉賀魯以獻策功拜左驍衛大將軍邢國公別封子慶節爲武邑縣公會思結闕俟斤都曼先鎮諸胡劫所部及疏勒朱俱波喝槃陀三國復叛詔定方還爲安撫大使率兵至葉葉水而賊堞馬頭川定方選精卒萬騎三千襲之晝夜馳三百里至其所都曼驚戰無素遂大敗走馬保城師進攻之都曼計窮遂自縛降俘獻於乾陽殿有司請論如法定方頓首請曰臣向諭陛下意許以不死願丐其命帝曰朕爲卿全信乃宥之葱嶺以西遂定加食邢州鉅鹿三百戶遷左武衛大將軍

出爲神丘道大摠管率師討百濟自城山濟海至熊津口賊瀕江屯兵定方出左涯乘山而陣與之戰賊敗死者數千王師乘潮而上舳艫銜尾進鼓而譟定方將步騎夾引直趨真都城賊傾國來酣戰破之殺虜萬人乘勝入其郛王義慈及太子隆北走定方進圍其城義慈子泰自立爲王率衆固守義慈之孫文思曰王與太子出而叔豈得擅爲王若王師還我父子安得全遂率左右縋城下人多從之泰不能止定方使士登城建唐旗幟於是泰開門請命其將禰植與義慈降隆及諸城送款百濟平俘義慈隆泰等獻東都定方所滅三國皆生

一本三
作二

執其王賞賚珍寶不勝計加慶節尚輦奉御未幾定方爲遼東道行軍大總管俄徙平壤道破高麗之衆於沮江奪馬邑山爲營遂圍平壤會大雪解圍還拜涼州安集大使以定吐蕃吐谷渾乾封三年卒年七十六帝悼之責謂待臣曰定方於國有功當褒贈若等不言何邪乃贈左驍衛大將軍幽州都督諡曰莊薛仁貴絳州龍門人少貧賤以田爲業將改葬其先妻柳曰夫有高世之材要須遇時乃發今天子自征遼東求猛將此難得之時君盍圖功名以自顯富貴還鄉葬未晚仁貴乃往見將軍張士貴應募至安地會郎將劉

舊書兩
作張

舊書將
下有依
舊北門
長上六
字

君邛為賊所圍仁貴馳救之斬賊將係首馬鞍賊皆懾
伏由是知名王師攻安市城高麗莫離支遣將高延壽
等率兵二十萬拒戰倚山結屯太宗命諸將分擊之仁
貴恃驍悍欲立奇功乃著白衣自標顯持戟鬚韃兩弓
呼而馳所向披靡軍乘之賊遂奔潰帝望見遣使馳問
先鋒白衣者誰曰薛仁貴帝召見嗟異賜金帛口馬甚
衆授游擊將軍雲泉府果毅令北門長上師還帝謂曰
朕舊將皆老欲擢驍勇付闕外事莫如卿者朕不喜得
遼東喜得虓將遷右領軍中郎將高宗幸萬年宮山水
暴至夜突玄武門宿衛皆散走仁貴曰當天子緩急安

可懼死遂登門大呼以警宮內帝遽出乘高俄而水入
帝寢帝曰賴卿以免始知有忠臣也賜以御馬蘇定方
討賀魯仁貴上疏曰臣聞兵出無名事故不成明其為
賊敵乃可服今泥熟不事賀魯為其所破虜係妻子王
師有於賀魯部落轉得其家口者宜悉取以還厚加賚
遣使百姓知賀魯為暴而陛下至德也帝納之遂還其
家屬泥熟請隨軍効死顯慶三年詔副程名振經略遼
東破高麗於貴端城斬首三千級明年與梁建方契苾
何力遇高麗大將溫沙多門戰橫山仁貴獨馳入所射
皆應弦仆又戰石城有善射者殺官軍十餘人仁貴怒

單騎突擊賊弓矢俱廢遂生禽之俄與辛文陵破契丹於黑山執其王阿卜固獻東都拜左武衛將軍封河東縣男詔副鄭仁泰為鐵勒道行軍總管將行宴內殿帝曰古善射有穿七札者卿試以五甲射焉仁貴一發洞貫帝大驚更取堅甲賜之時九姓衆十餘萬令驍騎數十來挑戰仁貴發三矢輒殺三人於是虜氣懾皆降仁貴慮為後患悉坑之轉討磧北餘衆禽偽葉護兄弟三人以歸軍中歌曰將軍三箭定天山壯士長歌入漢關九姓遂衰鐵勒有思結多覽葛等部先保天山及仁泰至懼而降仁泰不納虜其家以賞軍賊相率遁去有候

騎言虜輜重畜牧被野可往取仁泰選騎萬四千卷甲馳絕大漠至仙萼河不見虜糧盡還人飢相食比入塞餘兵纔二十之一仁貴亦取所部為妾多納賕遺為有司劾奏以功見原乾封初高麗泉男生內附遣將軍龐同善高偁往慰納弟男建率國人拒弗納乃詔仁貴率師援送同善至新城夜為虜襲仁貴擊之斬數百級同善進次金山劔虜不敢前高麗乘勝進仁貴擊虜斷為二衆卽潰斬馘五千援南蘇木底蒼巖三城遂會男生軍手詔勞勉仁貴負銳提卒二千進攻扶餘城諸將以兵寡勸止仁貴曰在善用不在衆身帥士遇賊輒破殺

一本按作後

萬餘人拔其城因旁海略地與李勣軍合扶餘既降它
四十城相率送款威震遼海有詔仁貴率兵二萬與劉
仁軌鎮平壤拜本衛大將軍封平陽郡公檢校安東都
護移治新城撫孤存老檢制盜賊隨材任職褒崇節義
高麗士衆皆欣然忘亡咸亨元年吐蕃入寇命爲邏娑
道行軍大總管率將軍阿史那道眞郭待封擊之以援
吐谷渾待封嘗爲鄯城鎮守與仁貴等夷及是恥居其
下頗違節度初軍次大非川將趨烏海仁貴曰烏海地
儉而瘴吾入死地可謂危道然速則有功遲則敗今大
非嶺寬平可置三柵悉內輜重留萬人守之吾倍道掩

賊不整滅之矣乃約齊至河口遇賊破之多所殺掠獲
牛羊萬計進至烏海城以待後援待封初不從領輜重
踵進吐蕃率衆二十萬邀擊取之糧仗盡沒待封保險
仁貴退軍大非川吐蕃益兵四十萬來戰王師大敗仁
貴與吐蕃將論欽陵約和乃得還吐谷渾遂沒仁貴歎
曰今歲在庚午星在降婁不應有事西方鄧艾所以死
於蜀吾固知必敗有詔原死除名爲庶人未幾高麗餘
衆叛起爲鷄林道總管復坐事貶象州會赦還帝思其
功乃召見曰疇歲萬年宮徵卿我且爲魚前日殄九姓
破高麗爾功居多人有言向在烏海城下縱虜不擊以

至失利此朕所恨而疑也今遼西不寧瓜州路絕卿安得高枕不爲朕指麾邪於是拜瓜州長史右嶺軍衛將軍檢校代州都督率兵擊突厥元珍於雲州突厥問曰唐將爲誰曰薛仁貴突厥曰吾聞薛將軍流象州死矣安得復生仁貴脫兜鍪見之突厥相視失色下馬羅拜稍稍遁去仁貴因進擊大破之斬首萬級獲生口三萬牛馬稱是永淳二年卒年七十贈左驍衛大將軍幽州都督官給輿護喪還鄉里

子訥字慎言起家城門郎遷藍田令富人倪氏訟息錢於肅政臺中丞來俊臣受賕發義倉粟數千斛償之訥曰義倉本備水旱安可絕衆人之仰私一家報上不與會俊臣得罪亦止後突厥擾河北武后以訥世將詔攝左威衛將軍安東道經略使對同明殿具言醜虜馮暴以廬陵王藉言今雖還東宮議不堅信若太子無動賊不討而解后納其言俄遷幽州都督安東都護改并州長史檢校左衛大將軍訥又處邊有戰功開元初玄宗講武新豐詔訥爲左軍節度時諸部頗失序唯訥與解琬軍不動帝令輕騎召之至軍門不得入禮成尤見慰勞明年契丹奚突厥連和數入邊訥建議請討詔監門將軍杜賓客定州刺史崔宣道與訥帥衆二萬出檀州

賓客譁方暑士負戈羸糧深討慮恐無功姚元崇亦持
不可訥獨曰夏草薦茂羔犢方息不費饋饌因盜資振
國威靈不可失也天子方欲夸威四夷喜奇功乃聽訥
言而授紫微黃門三品以重之師至灤河與賊遇諸將
不如約爲虜覆盡亡其軍訥脫身走而罪宜道及大將
李思敬等八人有詔斬以徇獨賓客免盡奪訥官爵俄
而吐蕃大會全達延乞力徐等衆十萬寇臨洮入蘭州
剽牧馬詔訥白衣攝羽林將軍爲隴右防禦使與王駿
擊之追及賊戰武階驛犄角劫之破其衆尾北至洮水
又戰長城堡殺鹵數萬禽其酋六指鄉彌洪悉收所掠

及仗械不貲時帝欲自將北伐及訥大克乃止行命紫
微舍人倪若水卽軍陟功狀拜訥左羽林大將軍復封
平陽郡公以子暢爲朝散大夫又授涼州鎮軍大總管
赤水建康河源邊州皆隸節度俄爲朔方行軍大總管
又之以老致仕卒年七十二贈大常卿諡曰昭定訥性
沈勇寡言其用兵臨大敵益壯弟楚玉開元中爲范陽
節度使以不職廢生子嵩

嵩生燕薊間氣豪邁不肯事產利以膂力騎射自將豫
安祿山亂晚爲史朝義守相州僕固懷恩破朝義長驅
河朔嵩震懼迎拜軍門懷恩釋之奏爲檢校刑部尚書

相衛洛邢等州節度使方大亂後人亦馱禍嵩謹奉職頗有治名大曆初封高平郡王實封二百戶號其軍爲昭義遷檢校尚書右僕射更封平陽七年卒贈太保詔其弟寧知留後事累加檢校太子少師十年爲其將裴志清所逐以兵歸田承嗣寧奔洛州請入朝降服待罪銀臺門赦之乃分其地以嵩族子擇爲相州刺史雄衛州刺史堅洛州刺史承嗣誘雄亂不從遣客刺殺之初嵩好蹴鞠隱士劉鋼勸止曰爲樂甚衆何必乘危邀畧刻歡嵩悅圖其形坐右嵩子平

平字坦塗年十二爲磁州刺史父喪軍吏以故事脅知

留務僞許之已而讓寧夕以喪歸累授右衛將軍宿衛三十年宰相杜黃裳擢爲汝州刺史治有風績王師討蔡絲左龍武大將軍授鄭滑節度使數戰有功始河溢瓠子東泛滑距城纔二里所平按求故道出黎陽西南因命其佐裴弘泰往請魏博節度使田弘正弘正許之乃籍民田所當者易以它地䟽道二十里以醜水悍還墾田七百頃於河南自是滑人無患入爲左金吾衛大將軍未幾復帥鄭滑李師道平詔分淄青齊登萊五州爲平盧軍徙平爲節度使王庭湊圍牛元翼棣州危詔平出援平遣將李叔佐率兵二千往刺史王璠餽餉陋

唐書卷一百五十五 列傳 十一 下 亦翻文
狹衆潰而歸推突將馬士端爲帥劫屯士萬人薄州堞
城中兵寡平悉公帑家貲募銳卒二千迎戰以奇兵掩
賊輜重賊狼顧遂大敗降餘黨平引謀亂者二千人斬
堂皇下脅從皆縱還田里威震一方詔遷檢校尚書右
僕射封魏國公在鎮六年兵鎧完礪僞賦均一寶曆初
入朝民鄆路願留數日得出拜檢校司空河中絳隰節
度使復得隸晉慈二州益兵三千進檢校司徒更封韓
召拜太子太保以司徒致仕卒年八十贈太傅子從字
順之以蔭授左清道率府兵曹參軍累遷汾州刺史隄
文谷瀘河二水引溉公私田汾人利之徙濮州儲粟二

萬斛以備凶災於是山東大水詔右司郎中趙櫟爲賑
卹使櫟表其才擢將作監終左領軍衛上將軍贈工部
尚書

程務挺洛州平恩人父名振隋大業末仕寶建德爲普
樂令盜不跡境俄棄賊自歸高祖詔授永寧令使率兵
經略河北卽夜襲鄴縣俘男女千餘人以歸去數舍閱
婦人方乳者九十餘人還之鄴人感其仁劉黑闥陷洛
州名振與刺史陳君賓自拔歸母妻爲賊所得名振率
衆千餘掠冀具滄瀛等州邀擊糧道悉毀賊水陸餉具
黑闥怒殺其母妻賊平請手斬黑闥以其首祭母拜營

唐書卷一百一十五 列傳 十一 房玄齡
州長史封東平郡公賜物二千段黃金三百兩轉洛州
刺史太宗征遼東召問方略不合旨帝勃然詰之名振
辯對益詳帝意解謂左右曰房玄齡常在朕前見朕嗔
餘人色不能主名振生平未識我一旦誚讓而辭吐不
屈竒士哉拜右驍衛將軍平壤道行軍總管攻沙卑城
破獨山陣皆以少擊衆號爲名將遷營州都督兼東夷
都護擊高麗於貴端水焚其新城歷晉蒲二州刺史鏤
方道總管卒贈右衛大將軍諡曰烈務挺少從父征討
以勇力聞拜右領軍衛中郎將破突厥六萬騎於雲州
會僞可汗阿史那伏念叛總管李文暉等三將以次奔

敗詔裴行儉討之以務挺副檢校豐州都督時伏念屯
金牙山務挺與副總管唐玄表引兵赴之伏念懼乃間
道降於行儉故裴炎以爲非行儉功遷務挺右武衛將
軍封平原郡公綏州部落稽白鐵余據城平叛建僞號
署置百官進攻綏息大斌殺官吏火區舍詔務挺與夏
州都督王方翼討之務挺生禽白鐵余進左驍衛大將
軍檢校左羽林軍嗣聖初與右領軍大將軍張虔勗等
豫廢中宗立豫王爲皇帝累被褻賚以左武衛大將軍
爲單于道安撫大使禦突厥務挺善綏禦士服其威愛
突厥憚之不敢盜邊裴炎下獄務挺密表申治又素與

唐之奇杜求仁善或言務挺與炎及徐敬業潛相授結
后遣左鷹揚將軍裴紹業即軍中斬之籍其家突厥聞
務挺死宰相慶為立祠每出師輒禱焉

王孝傑京兆新豐人少以軍功進儀鳳中劉審禮討吐
蕃孝傑以副總管戰大非川為虜執贊普見之曰貌類
吾父故不死歸之武后時為右鷹揚衛將軍孝傑居虜
中久悉其虛實長壽元年為武威道總管與阿史那忠
節討吐蕃克龜茲于闐疏勒碎葉等城武后曰貞觀中
西境在四鎮其後不善守棄之吐蕃今故土盡復孝傑
功也乃遷左衛大將軍進夏官尚書同鳳閣鸞臺三品

清涼縣男證聖初復為朔方道總管與吐蕃戰不利免
會契丹李盡忠等叛有詔起白衣為清邊道總管將兵
十八萬討之軍至東硤石谷與賊接道隘虜眾孝傑率
銳兵先驅出谷整陣與賊戰而後軍總管蘇宏暉以其
軍退援不至為虜所乘軍潰孝傑墮谷死士相蹂且盡
初進軍平州白鼠晝入營頓伏皆謂鼠坎精胡象也白
質歸命天亡之兆及戰乃孝傑覆焉時張說以管記還
白狀后問之說具陳孝傑乃心國家敢深入以少當眾
雖敗功可錄也乃贈夏官尚書耿國公以其子無擇為
朝散大夫遣使者斬宏暉使未至而宏暉已立功遂贖罪

舊書數
載多作
斬獲其
多

唐璿字休璟以字行京兆始平人曾祖規為後周驃騎
大將軍休璟少孤授易於馬嘉運傳禮於賈公彥舉明
經高第為吳王府典籤改營州戶曹參軍會突厥誘奚
契丹叛都督周道務以兵授休璟破之於獨護山數賊
多遷朔州長史永淳中突厥圍豐州都督崔智辯戰死
朝廷議棄豐保靈夏休璟以為不可上疏曰豐州控河
過寇號為襟帶自秦漢以來常郡縣之士田良美宜耕
牧隋季喪亂不能堅守乃遷就寧慶戎羯得以乘利而
交侵始以靈夏為邊唐初募人以實之西北一隅得以
完固今而廢之則河傍地復為賊有而靈夏亦不足自

發

安非國家利也高宗從其言垂拱中遷安西副都護會
吐蕃破焉耆安息道大總管韋待價等敗休璟收其潰
亡以定西土授靈州都督乃陳方略請復四鎮武后遣
王孝傑拔龜茲等城自休璟倡之聖曆中授涼州都督
右肅政御史大夫持節隴右諸軍副大使吐蕃大將趨
莽布支率騎數萬寇涼州入洪源谷休璟以兵數千臨
高望之見賊旗鎧鮮明謂麾下曰吐蕃自欽陵死贊婆
降莽布支新將兵欲以示武且其下皆貴臣酋豪子弟
騎雖精不習戰吾為諸君取之乃被甲先登大戰皆克
斬一將獲首二千五百築京觀而還吐蕃來請和既宴

貞元元年

唐書卷一百一十一 列傳 十一 吐蕃 十一

舊書建
請屯置
你表請
兵馬應
接

使者屢覘休璟，后問焉，對曰：「洪源之戰，是將軍多殺臣士卒，其勇無比。今願識之，后嗟異，擢為右武威金吾二衛大將軍，西突厥烏質勒失諸蕃，和舉兵相攻安西道，閉武后詔休璟與宰相計議，不少選。畫所當施行者，既而邊州建請屯置，盡如休璟策。后曰：「恨用卿晚，進拜夏官尚書同鳳閣鸞臺三品。后謂楊再思、李嶠、姚元崇等曰：「休璟練知邊事，卿輩十不當一。改太子右庶子，仍知政事。會契丹入塞，復以夏官尚書檢校幽營等州都督安東都護。時中宗為皇太子，休璟將行進啓曰：「易之兄弟恩寵過幸，數入禁闈，非人臣所宜。願加防察。帝復位。」

召授輔國大將軍，同中書門下三品，酒泉郡公。謂曰：「初欲召公計事，以有北狄憂，前日直言，今未忘也。加特進尚書右僕射，賜邑戶三百。封宋國公。是歲大水，上疏自劾，免不許累遷。檢校吏部尚書。景龍二年，致仕。未幾復起為太子少師，同中書門下三品，監脩國史。景雲初，以特進為朔方行軍大總管，備突厥，停舊封，別賜百戶。明年復請老，給一品全祿。延和元年卒。年八十六。贈荊州大都督。諡曰忠。休璟以儒者號，知兵自碣石踰四鎮，其間緜地幾萬里，山川夷坦，障塞之要，皆能言之。故行師料敵未嘗敗，初得封，以賦絹數千，散賜其族，又出財數

一本坦
作祖

唐書卷百五十一 列傳 二十一 下 不翻刻

十萬大為塋墓盡葬其五服親當時稱重惟張仁愿議築受降城而休璟獨謂不可卒就之而漠南無虜患始老已踰八十猶託倚權近求復用於是賀婁尚宮方用事附者輒榮赫休璟乃為子娶其義女故復起宰相頗為時譏訾其當國亦無它毗益云子先慎至陳州刺史先擇為右金吾衛將軍

張仁愿華州下邽人本名仁亶以睿宗諱音近避之有文武林武后時累遷殿中侍御史御史郭弘霸者稱后乃彌勒佛身又鳳閣舍人張嘉福王慶之請以武承嗣為皇太子邀仁愿聯章仁愿正色拒之後王孝傑為吐

舊書聯章作連名書表

刺軍總管與吐蕃戰不利仁愿監其軍因入言狀孝傑坐免擢仁愿侍御史萬歲通天中監察御史孫承景監清邊軍戰還自圖先鋒當矢石狀武后歎曰御史乃能如是乎擢為右肅政臺中丞詔仁愿即叙其麾下功仁愿先問承景破敵曲折承景實不行所問皆窮仁愿劾奏承景罔上虛列虜級貶為崇仁令以仁愿代為中丞檢校幽州都督默啜寇趙定還出塞仁愿以兵邀之賊引去矢著其手武后遣使勞問賜藥注傳遷并州都督長史神龍中進左屯衛大將軍兼檢校洛州長史會穀貴多盜仁愿一切捕殺積府門畿甸震懾無敢犯先

寬延元年 唐書卷百五十一 列傳 二十一 下 不翻刻

舊書祠
上有神
字度而
南作而
後渡河

舊書歲
滿兵作
年滿錄
兵

是賈敦頤嘗為長史有政績時人為之語曰洛有前賈
後張敵京兆三主三年朔方軍總管沙吒忠義為突厥
所敗詔仁愿攝御史大夫代之既至賊已去引兵踵擊
夜掩其營破之始朔方軍與突厥以河為界北厓有拂
雲祠突厥每犯邊必先謁祠禱解然後料兵度而南時
默啜悉兵西擊突騎施仁愿請乘虛取漠南地於河北
築三受降城絕虜南寇路唐休璟以為兩漢以來皆北
守河今築城虜腹中終為所有仁愿固請中宗從之表
留歲滿兵以助功咸陽兵二百人逃歸仁愿禽之盡斬
城下軍中股慄役者盡力六旬而三城就以拂雲為中

舊書斤
作拓
千三百
作千八
百
曲敵戰
格作却
敵戰格
之具

城南直朔方西城南直靈武東城南直榆林三壘相距
各四百餘里其北皆大磧也斥地三百里而遠又於牛
頭朝那山北置烽候千三百所自是突厥不敢踰山牧
馬朔方益無寇歲損費億計減鎮兵數萬初建三城也
不置壅門曲敵戰格或曰邊城無守備可乎仁愿曰兵
貴攻取賤退守寇至當併力出拒敢回望城者斬何事
守備退忸其心哉後常元楷代為總管始築壅門議者
益重仁愿而輕元楷景龍二年拜左衛大將軍同中書
門下三品封韓國公春還朝秋復督軍備邊帝為賦詩
祖道賞賚不貲遷鎮軍大將軍睿宗立乃致仕加兵部

寬延元年

唐書卷一百一十七

列傳

三十三

下木番亥

尚書稟祿全給開元二年卒贈太子少保仁愿爲將號
令嚴將吏信伏按邊撫師賞罰必直功罪後人思之爲
立祠受降城出師輒享焉宰相文武兼者當時稱李靖
郭元振唐休璟仁愿云在朔方奏用御史張敬忠何鸞
長安尉寇泚鄆尉王易從始平主簿劉體微分總軍事
太子文學柳彥昭爲管記義烏尉晁良貞爲隨機皆著
稱後至大官世名仁愿知入子之輔至趙州刺史張敬
忠自監察御史累遷吏部郎中開元七年拜平盧節度
使

王駿滄州景城人後徙洛陽父行果爲長安尉知名駿

少孤好學祖有方奇之曰是子當興吾宗長豪曠不樂
爲衙檢事擢明經第始調清苑尉歷除殿中侍御史會
朔方元帥魏元忠討賊不利劾奏副將韓思忠敗律當
誅駿以思忠偏裨權不已制且其人勇智可惜不宜獨
誅固爭得釋駿亦出爲渭南令景龍末授桂州都督州
有兵舊常仰餉衡永駿始築羅郭罷戍卒墜江開屯田
數千頃以息轉漕百姓賴之後求歸上冢州人詣闕留
有詔桂往罹寇暴戶口彫瘠宜卽留以須政成在桂踰
暮年人丐刻石頌德初劉幽求放封州廣州都督周利
貞欲必殺之道出駿所駿知其故留不遣利貞移書督

趣幽求懼曰執且難全正恐累君奈何峻曰公之坐非
 朋友所絕峻在終不忍公無罪就死俄崔湜等誅幽求
 復執政故詔幽求為刻石辭遷鴻臚少卿充朔方軍副
 大總管安北大都護豐安定遠等城並授節度進太僕
 少卿隴右羣牧使開元二年吐蕃以精甲十萬寇臨洮
 次大來谷其酋全達延以兵踵而前峻率所部二千與
 臨洮軍合料奇兵七百易胡服夜襲去賊五里令曰前
 遇寇士大呼鼓角應之賊驚疑伏在旁自相鬪死者萬
 計俄而薛訥至武階距大來二十里賊陣兩軍間且一
 舍而近峻往迎訥夜使壯士銜枚塵突虜駭引去追至

舊書繼
 降作繼
 立

舊書北
 虜如武
 南牧降
 戶陰與
 連衡臣
 問沒蕃
 婦人云
 却逃者
 甚衆南

洮水敗之俘獲如積以功加銀青光祿大夫清源縣男
 兼原州都督以子班為朝散大夫又進并州都督長史
 明年突厥默啜為拔曳固所殺其下多降分置河曲既
 而小殺繼降降者稍稍叛去峻上言突厥向以國亂故
 款塞與部落無間也延僚北風何嘗忘之今徙處河曲
 使內伺邊罅必為患比者不受要約兵已屢動擅作
 烽區閑障行李虜脫南牧降帳必與連衡以相應接表
 裏有敵雖韓彭孫吳無所就功請至農隙令朔方軍大
 陳兵召酋豪告以禍福啗以金繒且言南方麋鹿魚米
 之饒並遷置淮右河南寬鄉給之程糧雖一時之勞然

寬延元年

唐書卷百五

列傳

三十三

下村翻刻

托信使
委曲通
傳此輩
降人納
成細作
僞收合
餘羅策
通軍州
虜騎憑
凌胡兵
應接表
稟有忌
進退無
按雖復
韓彭之
勇孫吳
之策今
其制勝
其可必
乎

不二十年漸服諸華料以充兵則皆勁卒議者若謂降
狄不可以南處則高麗舊俘置沙漠之西城傍編夷居
青徐之右何獨降胡不可徙歟臣復料議者必曰故事
置于河曲前日已寧今無獨異且往者頡利破亡邊鄙
安定故降戶得以久安今虜未殄滅此降人皆戚屬固
不與往年同已臣請以三策料之悉其部落置內地獲
精兵之實閉黠虜之患此上策也亭障之下蕃華參處
廣屯戍為備擬費甚人勞下策也置之朔塞滋成禍萌
此無策也不然前至河冰且必有變書未報而虜已叛
乃救駿將并州兵濟河以討駿間行卷甲捨幕趨山谷

夜遇雪恐失期誓於神明日駿事君不以忠不討有罪
天所殛者當自蒙罰士眾無罪心誠忠而天監之則止
雪反風以獎成功俄而和霽時叛胡分二道走駿自東
道追及之獲級三千以功遷左散騎常侍朔方行軍大
總管改御史大夫跌跌部及僕固都督勺磨等散保受
降城之鄙潛引突厥內擾駿密言上盡誘而誅之拜兵
部尚書復為朔方軍大總管九年蘭池胡康待賓據長
泉反降六州詔郭知運與駿討平之封清源公官一子
玄宗以宮人賜知運等駿獨不敢取曰臣之事君猶子
事父詎有常近闡掖而臣子敢當乎誓死以免見聽初

寬延元年

五言卷之三

列傳

二五

六十一

舊書時
已下六
字作時
入謂之

駿奏朔方兵力有餘願罷知運獨當戍未報而知運至
故不協駿所降附知運輒縱擊賊意駿賣已乃復叛駿
坐貶梓州刺史改太子詹事中山郡公進吏部尚書太
原尹代張說為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克朔方軍
節度大使河北河西隴右河東之軍盡屬是冬帝親郊
追會大禮駿以冰壯請留將兵待邊手勅慰勉會有人
告許州刺史王喬謀反辭逮駿詔源乾耀張說雜訊無
狀以黨與貶蘄州刺史遷定州復以戶部尚書為朔方
軍節度使卒贈尚書左丞相諡曰忠烈駿氣兒偉特時
謂為熊虎相感慕節義有古人風其操下肅壹吏人畏

有虎
之狀

愛始二張之誣魏元忠駿獨上疏申治宋璟曰魏公全
矣子再觸逆鱗其殆乎駿曰魏公以忠獲罪苟得辨雖
死弗悔駿卒後信安王禕討奚於幽州告捷且言戰時
士咸見駿與部將高昭麾兵赴敵天子嗟異戶部郎中
陽伯成上疏請封駿墓表異之優其子孫帝乃遣使祭
駿廟進諸子官

舊書記
將作善
一本成
作誠

贊曰唐所以能威振夷荒斥火封域者亦有虎臣為之
牙距也至師行數千萬里窮討殊闔獵取其國由鹿豕
然可謂選值其材歟夫宰相代天秩物變化人神惟有
德者宜之若林璟仁愿用以丞弼非疆所不能邪据功

寬延元年

唐書卷一百一十二

列傳

二十一

下村飛川

名之地則綽綽矣

唐書卷一百一十一

反傳

三十一

才辭交

唐書卷一百一十一終

唐書卷一百一十一 王員韓蘇薛柳馮蔣列傳第三十七

宋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龍圖閣學士朝

請大夫守尚書吏部郎充集賢殿脩撰臣宋祁

奉 敕撰

日本 安藝州儒臣

堀正脩身之甫

校訂

王義方泗州漣水人客于魏孤且寔事母謹甚淹究經術性褻特高自標樹舉明經詣京師客有徒步疲于道者自言父宦遠方病且革欲往省困不能前義方哀之解所乘馬以遺不告姓名去由是譽振一時不肯造請貴勢太宗使宰相聽其論於是尚書外郎獨孤慙以儒

寬延元年

唐書卷一百一十一

反傳

三十一

才辭交

舊書義
方曰黍
稷非馨
義在明
德乃酌
水而祭
為文曰
思帝鄉
而北顧
望海浦
而南浮

顯給事中許敬宗推愆確論義方引逮百家異同連柱
愆直出其上左右為愆不平輒罷會補晉王府參軍直
弘文館魏徵異之欲妻以夫人之姪辭不取俄而徵薨
乃娶人問其然曰初不附宰相今感知已故也素善張
亮亮抵罪故貶吉安丞道南海舟師持酒脯請福義方
酌水誓曰有如忠獲戾孝見尤四維廓氛千里安流神
之聽之無作神羞是時盛夏濤霧蒸湧既祭天雲開露
人壯其誠吉安介蠻夷梗悍不馴義方召首領稍選生
徒為開陳經書行釋奠禮清歌吹籥登降跪立人人悅
順久之徙涇水丞而亮兄子皎自朱崖還依義方將死

必也行
德諸已
義負前
修長鯨
駁水天
乎覆舟
因忠獲
戾以孝
見尤四
維家靡
千里安
流雲應
如響無
不神者

諉妻子願以尸歸葬義方許之以皎妻少故與之誓於
神使奴負柩輟馬載皎妻身步從之既葬皎原武歸妻
其家而告亮墓乃去遷雲陽丞顯慶元年擢侍御史不
再旬會李義府縱大理囚婦淳于迫其丞畢正義溢死
無敢白其姦義方自以興縣屬不三時拜御史且疾當
世附離匪人以欺朝廷內決劾奏意必得罪即問計於
母母曰昔王母伏劍成陵之誼汝能盡忠吾願之死不
恨義方即上言天子置公卿大夫士欲水火相濟鹽梅
相成不得獨是獨非也昔堯失之四凶漢高祖失之陳
豨光武失之逢萌魏武失之張邈彼聖傑之主然皆失

竟延元年

唐書卷百十一

列傳

十一

丁未番亥

於前而得於後今陛下撫萬邦而有之蠻區夷落罪無
逃罰况輦轂下姦臣肆虐乎殺人滅口此生殺之柄不
自主出而下移佞臣履霜堅冰彌不可長請下有司雜
治正義死狀卽具法定對仗叱義府下跪讀所言帝方
安義府狡佞恨義方以孤士觸宰相貶萊州司戶叅軍
歲終不復調往客昌樂聚徒教授毋喪隱居不出卒年
五十五義方爲御史時買第後數日愛庭中樹復召主
人曰此佳樹得無欠償乎又予之錢其廉不貪類此始
魏徵愛其材也每恨太直後卒以疾惡不容于時旣死
門人員半千何彥先行喪蔣松栢冢側三年乃去彥先

齊州全節人武后時位天官侍郎

負半千字榮期齊州全節人其先本彭城劉氏十世祖
凝之事宋起部郎及齊受禪奔元魏以忠烈自比伍員
因自姓負終鎮西將軍平涼郡公半千始名餘慶生而
孤爲從父鞠愛羈中通書史客晉州州舉童子房玄齡
異之對詔高第已能講易老子長與何彥先同事王義
方以邁秀見賞義方常曰五百歲一賢者生子宜當之
因改今名凡舉八科皆中咸亨中上書自陳臣家貲不
滿千錢有田三十畝粟五十石聞陛下封神岳舉豪英
故鬻錢走京師朝廷九品無葭葶親行年三十懷志潔

操未蒙一官不能陳力歸報天子陛下何惜玉陛方寸地不使臣披露肝膽乎得天下英才五千與權所長有一居先臣當伏死都市書奏不報調武陟尉歲旱勸令殷子良發粟賑民不從及子良謁州半千悉發之下賴以濟刺史大怒囚半千于獄會薛元超持節度河讓大守曰君有民不能恤使惠出一尉尚可罪邪釋之俄舉岳牧高宗御武成殿問兵家有三陣何謂邪衆未對半千進曰臣聞古者星宿孤虛天陣也山川向背地陣也偏伍彌縫人陣也臣謂不然夫師以義出沛若時雨得天之時為天陣足食約費且耕且戰得地之利為地陣

已下十
字作使
三軍之
士如父
兄弟

舉三軍士如子弟從父兄得人之和為人陣捨是則何以戰帝曰善既對策擢高第歷華原武功尉厭卑劇求為左衛曹參軍使吐蕃將行武后曰久聞爾名謂為古人乃在朝邪境外事不足行宜留待制即詔入閣供奉遷司賓寺主簿稍與丘悅王勳石抱忠同為弘文館直學士又與路敬淳分日待制顯福門下擢累正諫大夫兼右控鶴內供奉半千以控鶴在古無有而授任者皆浮狹少年非朝廷德選請罷之忤旨下遷水部郎中會詔擇牧守除棣州刺史復入弘文館為學士武三思用事以賢見忌出豪斷二州刺史半千不顯任吏常以

唐書卷百五十一 列傳 四 下 亦翻刻
文雅粉澤故所至禮化大行睿宗初召爲太子右諭德
仍學士職累封平原郡公表弓骸骨有詔聽朝朔望半
千事五君有清白節年老不衰樂山水自放開元九年
遊堯山沮水間愛其地遂定居卒年九十四卽葬焉吏
民哭野中抱忠長安人名屬文初置右臺自清道率府
長史爲殿中侍御史進檢校天官郎中與侍郎劉奇張
詢古共領選寡廉潔而奇號清平二人坐綦連耀伏誅
悅河南人亦善論議仕至岐王傳

韓思彥字英遠鄧州南陽人游太學事博士谷那律律
爲匪人所辱思彥欲殺之律不可萬年令李乾祐異其
才舉下筆成章志烈秋霜科擢第授監察御史昌言當
世得失高宗夜召加二階待詔弘文館仗內供奉巡察
劔南益州高貲兄弟相訟累年不決思彥敕厨宰飲以
乳二人寤齧肩相泣曰吾乃夷獠不識孝義公將以兄
弟共乳而生邪乃請輟訟至西洱河誘叛蠻降之會蜀
大饑開倉振民然後以聞璽書褒美使并州方賊殺人
主名不立醉胡懷刀而汗訊掠已服思彥疑之晨集童
兒數百暮出之如是者三因問兒出亦有問者乎皆曰
有之乃物色推訊遂禽真盜後太白晝見勸帝修德答
天譴帝讓中書令李義府曰八品官能言得失而卿肩

沒富貴主何事邪義府謝罪司農武惟良擅用并州賦
二百萬緡思彥効處死武后爲請而免義府與諸武共
譖思彥出爲山陽丞初尉遲敬德子姓陷大逆思彥按
釋其寃至是贈黃金良馬思彥不受至官閱月自免去
放蹟江淮間久之補建州司戶參軍帝召問不見卿久
今何官邪思彥泣道所以然帝謂宰相此亦太屈復召
爲御史俄出爲江都主簿又徙蘇州錄事參軍罷客汴
州張僧徹者廬墓三十年詔表其閭請思彥爲頌餉縑
二百不受時歲凶家窶甚僧徹固請爲受一匹命其家
曰此孝子縑不可輕用上元中復召見思彥久去朝儀

矩梗野拜忘蹈舞又詆外戚擅權后惡之中書令李敬
玄劾奏思彥見天子不蹈舞負氣鞅鞅不可用時已拜
乾封丞故徙朱鳶丞遷賀州司馬卒始思彥在蜀引什
邠令鄧暉右坐曰公且貴願以子孫諉公比其斥而暉
已爲文昌左丞子琬

琬字茂貞喜交酒徒落魄少崖檢有姻勸舉茂才名動
里中刺史行鄉飲餞之主人揚解曰孝于家忠于國今
始充賦請行無等爵儒林榮之擢第又舉文藝優長賢
良方正連中拜監察御史景雲初上言國安危在於政
政以法暫安焉必危以德始不便焉終治夫法者智也

德者道也智權宜也道可以久大也故以智治國國之
賊不以智治國國之福貞觀永徽之間農不勸而耕者
衆法施而犯者寡俗不偷薄器不汙窳吏貪者士恥同
列忠正清白者比肩而立罰雖輕而不犯賞雖薄而勸
位尊不倨家富不奢學校不厲而勤道佛不懲而戒土
木質厚裨販弗蚩其故奈何雜以皇道也自茲以來任
巧智斥謬誇趨勢者進守道者退諧附者無黜剝之憂
正直者有後時之歎人趨家競風俗淪替其故奈何行
以霸道也貞觀永徽之天下亦今日天下淳薄相反由
治則然夫巧者知忠孝爲立身之階仁義爲百行之本

託以求進口是而心非言同而意乖陛下安能盡察哉
貪冒者謂能清貞者謂孤浮沈者爲黠剛正者爲愚位
下而驕家貧而奢歲月漸漬不救其弊何由變浮之淳
哉不務省事而務捉搦夫捉搦者法也法設而滋章滋
章則盜賊多矣法而益國設之可也比法令數改或行
未見益止未知損譬弈者一碁爲善而復之者愈善故
曰設法不如息事事息則巧不生聖人防亂未然天下
何由不治哉永淳時雍丘令尹元貞坐婦女治道免官
今婦女役常不知怪調露時河內尉劉憲父喪人有
請其員者有司以爲名教不取今謂爲見機太宗朝司

農以市木槿倍價抵罪大理孫伏伽言官木槿貴故百姓者賤臣見司農識大體未聞其過太宗曰善今和市顯刻剝名為和而實奪之往者學生佐史里正每一員闕擬者十人今當選者亡匿以免往選司從容有禮今如仇敵賈販往官將代儲什物俟其至今交罷執符紛競校在亡往商賈出入萬里今市井至失業往家藏鏹積粟相夸今匿貲示羸以相尚往夷狄款關今軍屯積年往召募人賈其勇今差勒闔宗逃亡往倉儲盈衍今所在空虛夫流亡之人非愛羈旅忘桑梓也斂重役亟家產已空鄰伍牽連遂為游人窮詐而犯禁救死而抵

刑夫亂繩已結急引之則不可解今刻薄吏能結者也舉劾吏能引者也則解者不見其人願取奇材卓行者量能授官又言仕路太廣故棄農商而趨之一夫耕一婦蠶衣食百人欲儲蓄有餘安可得乎書人不報出監河北軍兼按察使先天中賦絹非時於是穀賤縑益貴丁別二縑人多徙亡琬曰御史乃耳目官知而不言尚何賴又上言須報則弊已甚移檄罷督乃聞詔可開元中遷殿中侍御史坐事貶官卒

蘇安恒冀州武邑人博學尤明周官春秋左氏學武后末年太子雖還東宮政事一不與大臣畏禍無敢言安

唐書卷百十一 列傳 八十一 本番亥

恒投匭上書曰陛下膺先聖顧託受嗣子揖讓應天順
入二十餘年豈不聞虞舜褰裳周公復辟事乎今太子
孝謹春秋盛壯使統臨宸極何異陛下身撫天下哉胡
不傳位東宮休安聖躬自昔天下無二姓並興且梁河
內建昌諸王以親得封恐萬歲後不能良計宜退就公
侯任以閑簡又陛下二十餘孫無尺土封非長久計也
請以都督府要州分而王之縱今尚幼且擇立師傅養
成德器藩屏皇家書奏后雖猜克不能無感乃召見賜
食厚慰遣之明年復諫曰臣聞天下者高祖太宗之天
下有隋失馭羣雄鹿駭唐家親事戎旅以平寓縣指河

為誓非李氏不王非功臣不封陛下雖居正統實唐舊
基前日太子在諒闇相王非長嗣唐祚中弱故陛下因
以即位今太子年德已盛尚貪有大寶忘母子之恩蔽
其元良以據神器何施顏面見唐家宗廟大帝陵寢哉
臣謂天意人事還歸李氏物極則復器滿則覆當斷不
斷將受其亂誠能高揖萬機自怡聖心史臣書之樂府
歌之斯盛事也臣聞見過不諫非忠畏死不言非勇陛
下以臣為忠則擇是而用以為不忠則斬臣頭以今天
下書聞不報於是魏元忠為張易之兄弟所構獄方急
安恒獨申救曰王者有容天下之量故濟其心能進天

鏡苑元年

唐書卷百十一

列傳

八十一

本番亥

下之善故除其惡不然則神鬼馮怒陰陽紛舛陛下始
革命勤秉政樞博逮謀猷天下以爲明主暮年馱怠讒
佞熾結水火相災百姓不親五品不遜天下以爲暗君
邪正糅進獄訟冤劇何昔是而今非邪居安忘危之失
也竊見元忠廉直有名位宰相履忠正邪佞之徒嫉之
若讎易之兄弟無功無德但以馮附不閱數暮位勢隆
極指馬獻蒲先害善良自元忠下獄人人偶語謂易之
交亂且及四國烈士撫髀忠臣鉗口懼易之之權恐先
諫受戮虛死無名況賊虜方彊賦歛重困而自縱讒
搖變遐邇臣恐四夷抵目窺覘爲邊鄙患百姓託義以

清君側逐鹿之人叩關而至陛衛左右從中以應爭鋒
朱雀之門問鼎大明之宮陛下何以謝之臣今計者莫
若收雷電之威解恢恢之網復爵還位君臣如初則天
下幸甚陛下縱不能斬佞臣塞人望且當抑奪榮寵翦
其羽翅無使驕橫爲社稷之憂疏奏易之等大怒遣刺
客邀殺之賴鳳閣舍人桓彥範等悉力營解乃免神龍
初爲習藝館內教節愍太子難或讒安恒豫謀死獄中
睿宗立知其枉詔贈諫議大夫

薛登常州義興人父士通爲隋鷹揚郎將江都亂與州
民間人嗣安據城拒賊武德初持地自歸授東武州刺

曰書先
下有最
字雕文
作雕吳
後下有
科字

史輔公裕反士通與賊將西門君儀戰破之及平封臨
汾侯終泉州刺史登通貫文史善議論根證該審與徐
堅劉子玄齊名調閣中主簿天授中累遷左補闕時選
舉濫甚乃上疏曰比觀舉薦類不以才馳聲假譽互相
推引非所謂報國求賢者也古之取士考素行之原詢
鄉邑之譽崇禮讓明節義以敦樸為先雕文為後故人
崇勸讓士去輕浮以計貢賢愚為州之榮辱昔李陵降
而隴西慙于木隱而西河美名勝於利則偷競日銷利
勝於名則貪暴滋煽蓋冀缺以禮讓升而晉人知禮文
翁以經術教而蜀士多儒未有上好而下不從者也漢

世求士必觀其行故士有自脩為閭里推舉然後府寺
交辟魏取放達晉先門閤梁陳薦士特尚詞賦隋文帝
納李諤之言詔禁文章浮詞時泗州刺史司馬幼之表
不典實得罪由是風俗稍改煬帝始置進士等科後生
復相馳競赴速趨時緝綴小文名曰策學不指實為本
而以浮虛為貴方今舉士尤乖其本明詔方下固已驅
馳府寺之廷出入王公之第陳篇希恩奏記誓報故俗
號舉人皆稱覓舉覓者自求也非彼知之義是以耿介
之士羞於自拔循常小人弃踈取附願陛下降明制頒
峻科斷無當之游言收實用之良策文試劾官武閱守

寶延元年

唐書卷一百一十一

列傳

七

下本番亥

禦昔吳起將戰左右進劔吳子辭之諸葛亮臨陣不親
戎服蓋不取弓劔之用也漢武帝聞司馬相如之文恨
不與同時及其至也終不處以公卿之位非所任故也
漢法所舉之主終身保任楊雄之坐田儀成子之得魏
相賞罰之令行則請謁之心絕退讓之義著則貪競之
路銷請寬年限以容簡汰不實免官得人加賞自然見
賢不隱貪祿不專矣時四夷質子多在京師如論欽陵
阿史德元珍孫萬榮皆因入侍見中國法度及還並為
邊害登諫曰臣聞戎夏不雜古所戒也故斥居塞外有
時朝謁已事則歸三王之法也漢魏以來革襲衣冠築

室京師不令歸國較其利害三王是而漢魏非拒邊長
而質子短昔晉郭欽江統以夷狄處中夏必為變武帝
不納卒有永嘉之亂伏見突厥吐蕃契丹往因入侍並
被獎遇官戎秩步鬻門服改氈罽語習楚夏窺圖史成
敗熟山川險易國家雖有冠帶之名而狼子狐恩患必
在後昔申公奔晉使子狐庸為吳行人教吳戰陣使之
叛楚漢遷五部匈奴於汾晉卒以劉石作難竊計秦并
天下及劉項用兵人士凋散以冒頓之盛乘中國之虛
而高祖困厄平城匈奴卒不入中國者以其生長磧漠
謂穹廬賢於城郭氈罽美於章紱既安所習是以無窺

中國心不樂漢故也元海五部散亡之餘而能自振者少居內地明習漢法鄙單于之陋竊帝王之稱使其未嘗內徙不過劫邊人繒絲麩葉歸陰山而已今皇風所覃含識革面方由余効忠日殫盡節然臣慮備豫不謹則夷狄稱兵不在方外非貽謀之道臣謂願充侍子可一切禁絕先在國者不使歸蕃則夷人保疆邊邑無爭武后不納父之出爲常州刺史屬宣州賊鍾大眼亂百姓潰震登巖勒守備闔境賴安再遷尚書左丞景雲中爲御史大夫僧慧範佑太平公主勢奪民邸肆官不能直登將治之或勸以自安答曰憲府直枉朝奏暮黜可

矣遂劾奏反爲主所構出岐州刺史遷太子賓客開元初爲東都留守再爲太子賓客登本名謙光以與皇太子名同詔賜今名坐子累歸田里家苦貧詔給致仕祿卒年七十三贈晉州刺史

王求禮許州長杜人武后時爲左拾遺監察御史后方營明堂瑠飾譎怪侈而不法求禮以爲鐵鸞金龍丹腹珠主乃商瓊臺夏瑤室之比非古所謂茅茨採椽者自軒轅以來服牛乘馬今輦以人負則人代畜上書譏切久不報契丹叛使孫萬榮寇河北詔河內王武懿宗禦之懦擾不進賊敗數州去懿宗乃條華人爲賊誑誤者

數百族請誅之求禮劾奏曰詿誤之人無良邊吏教習
城不完固為虜脅制寧素持叛心哉懿宗擁兵數十萬
聞敵至走保城邑今乃移禍無辜之人不亦過乎請斬
懿宗首以謝河北懿宗大懼后盡赦其人當是時契丹
陷幽州饋輓屈竭左相豆盧欽望請停京官九品以上
兩月俸助軍興求禮曰公祿萬鍾正可輟仰祿之人可
奈何欽望拒不應既奏求禮歷階進曰天子富有四海
何待九品俸使宰相奪之以濟軍國用乎姚璿曰秦漢
皆有稅筭以佐軍求禮不識大體對曰秦漢虛天下事
邊奈何使陛下効之后曰止又視二年三月大雨雪鳳

舊書果
已下十
三字作
如三月
雪為瑞
雪則臘
月雷亦
瑞雷也

閣侍郎蘇味道等以為瑞率羣臣入賀求禮讓曰宰相
燮和陰陽而季春雨雪乃災也果以為瑞則冬月雷渠
為瑞雷邪味道不從既賀者入求禮即厲言今陽氣僨
升而陰冰激射此天災也主荒臣佞寒暑失序戎狄亂
華盜賊繁興正官少偽官多百司非賄不入使天有瑞
何感而來哉羣臣震恐后為罷朝然以剛正故官齟齬
神龍初終衛王府參軍

柳澤蒲州解人曾祖亨字嘉禮隋大業末為王屋長陷
李密已而歸京師姿貌魁異高祖奇之以外孫竇妻之
三遷左衛中郎將壽陵縣男以罪貶邛州刺史進散騎

常侍代還數年不得調持兄喪方葬會太宗幸南山因
得召見哀之數日入對北門拜光祿少卿亨射獵無檢
帝謂曰卿於朕舊且親然多交游自今宜少戒亨由是
痛飭厲謝賓客身安靜素力吏事終檢校岐州刺史贈
禮部尚書幽州都督諡曰恭澤耿介少言笑風度方嚴
景雲中爲右率府鎧曹參軍四歲不遷先是中宗時長
寧宜城安定諸公主及后女弟昭容上官與其母鄭尚
宮柴隴西夫人趙及姻聯數十族皆能降墨敕授官號
斜封及姚元崇宋璟輔政白罷斜封官數千員元崇等
罷去太平公主盡奏復之澤詣闕上疏曰臣聞藥不毒

不可以蠲疾詞不切不可以補過故習甘旨者非攝養
之方邇諛佞者非治安之宜臣竊見神龍以來綱紀大
壞內寵專命外嬖制權因貴憑勢賣官鬻爵妃主之門
同商賈然舉選之署若闔閭然屠販者由邪忝官廢黜
者因姦冒進天下溷亂幾危社稷賴陛下聰明神武拯
溺舉墜耳自所親豈可忘鑒誠哉且斜封官者皆僕妾
私謁迷謬先帝豈盡先帝意邪陛下卽位之初用元崇
等計悉以停廢今又收用之若斜封之人不可棄邪韋
月將燕欽融不應褒贈李多祚鄭克義不容盪雪也陛下
下何不能忍於此而能忍於彼使善惡混并反覆相攻

道人以非勸人以僻今天下咸稱太平公主與胡僧慧
範以此誤陛下故語曰姚宋為相邪不如正太平用事
正不如邪臣恐流近致遠積小為大累微成高勿謂何
傷其禍將長勿謂何害其禍將大又言尚醫奉御彭君
慶以巫覡小伎超授三品奈何輕用名器加非其人臣
聞賞一人而千萬人悅者賞之罰一人而千萬人勸者
罰之惟陛下裁察疏入不報澤入調會有詔選者得言
事乃上書曰頃者韋氏蠱亂姦臣同惡政以賄成官以
寵進言正者獲戾行殊者見疑海內寒心人用不保陛
下神聖勇智安宗社於已危振黎苗之將溺乃今蠲煩

省徭法明德舉萬邦愷樂室家胥歡詩曰靡不有初鮮
克有終惟陛下慎厥初脩其終書曰惟德罔小萬邦惟
慶惟不德罔大墜厥宗甚可懼也夫驕奢起於親貴綱
紀亂於寵倖禁之於親貴則天下從制之於寵倖則天
下畏親貴為而不禁寵倖撓而不制故政不常令不一
則姦詐起而暴亂生焉雖朝施暮戮而法不行矣陛下
欲親與愛莫若安之福之夫寵祿之過罪之階也謂安
之邪驕奢之淫危之梯也謂福之邪前事不忘後之師
也陛下敷求俊哲使朝夕納誨其有逆于耳謬于心者
無速寄姑求之道順于耳便于身者無急賞姑求之非

道差淫巧者拒之則淫巧息進忠謹者賞之則忠謹進
臣聞生於富者驕生於貴者傲書曰罔淫於逸罔遊於
樂今儲宮肇建王府復啓願采溫良博聞恭儉忠鯁者
爲之僚友仍請東宮置拾遺補闕使朝夕講論出入侍
從授以訓誥交修不逮臣又聞馳騁畋獵令人發狂今
貴戚打毬擊鼓飛鷹奔犬狎比宵人盤游藪澤書曰內
作色荒外作禽荒惟陛下誕降謀訓勸以學業示之以
好惡陳之以成敗則長享福祿矣臣聞富不與驕期而
驕自至驕不與罪期而罪自至罪不與死期而死自至
頃韋庶人安樂公主武延秀等可謂貴且寵矣權侔人

主威震天下然怙侈滅德神怒人棄豈不謂愛之太極
富之太多乎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今陛下何勸其皇
祖謀訓之則乎陛下何懲其孝和寵任之失乎故愛而
知其惡憎而知其善夫寵愛之心未有能免要去其太
甚閑之以禮則可矣諸王公主駙馬陛下之所親愛也
矯枉鑿戒宜在厥初使居寵思危觀過務善書曰三風
十愆卿士有一于身家必喪邦君有一于身國必亡惟
陛下黜奢僭驕怠進樸素行業以勗其非心臣聞常厥
德保厥位厥德匪常九有以亡願陛下不作無益不啓
私門不差刑不濫賞則惟德是輔惟人之懷天祿永終

唐書卷百五十一 列傳 十七 丁未 番亥
矣睿宗善之拜監察御史開元中轉殿中侍御史監嶺
南選時市舶使右威衛中郎將周慶立造奇器以進澤
上書曰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是知見可欲而心必亂矣
慶立雕製詭物造作奇器用浮巧為珍玩以譎怪為異
寶乃治國之巨蠹明王所宜嚴罰者也昔露臺廉費明
君不忍象箸非大忠臣憤歎慶立求媚聖意搖蕩上心
陛下信而使之乎是宜淫於天下慶立矯而為之乎是
禁典之所無赦陛下新即位固宜昭宣非薄廣示節儉
豈可以怪好示四方哉書奏玄宗稱善歷遷太子右庶
子為鄭州刺史未行卒贈兵部侍郎澤從祖範諱範貞

一本敢
上有臣
字
觀中為侍御史時吳王恪好田獵範彈治之太宗曰權
萬紀不能輔道恪罪當死範進曰房玄齡事陛下猶不
能諫止畋獵豈宜獨罪萬紀帝怒拂衣起頃之召謂曰
何廷折我範謝曰主聖則臣直陛下仁聖敢不盡愚帝
乃解高宗時歷尚書右丞楊州大都督府長史○夔字
子邵以父隋時使高麗卒焉故往迎喪號踊盡哀為夷
人所慕貞觀中累遷中書舍人外孫為皇后遷中書侍
郎進中書令皇后挾媚道覺罷為吏部尚書后廢貶愛
州刺史許敬宗等構夔通宮掖謀行鴆毒與褚遂良朋
黨罪大逆遣使殺之沒其家碁以上親並流嶺表夔房

唐書卷百廿 列傳 其 丁才翻刻

一本添作泰下
一本相下有字

隸桂州為奴婢神龍初乃復官爵子孫親屬緣坐者悉免開元初澤兄渙為中書舍人上言臣從伯祖奭去顯慶三年與褚遂良等五門同被譴戮雖被原雪而子孫殆盡唯曾孫無添客籍龔州陛下先天後詔書嘗任宰相並錄其後況臣之伯祖無辜被誅今藁窆未還後嗣僑處願許伯祖歸葬孤孫北遷於是詔無添護奭柩歸鄉里官給喪事無忝後歷潭州都督

馮元常相州安陽人其先蓋長樂信都著姓曾祖子琮北齊右僕射叔祖慈明有文辭仕隋為內史舍人奉詔討李密為密將所縛身數創密厚禮之情謂曰東都危

感我欲率四方賢豪建功業幸公同之慈明日公家事先帝名在王室乃挾玄感舉兵亡命至今復圖反噬何邪密囚之俄為翟讓所殺武德初贈吏部尚書諡壯武元常舉明經及第調浚儀尉高宗時擢累監察御史劔南道巡察使與利除害蜀人順賴歷尚書左丞嘗密諫帝中宮權重宜少抑帝雖置其計而內然之由是為武后所惡元常在職脩舉識鑒澄遠帝委遇特厚及不豫詔平章百司奏事武后擅朝嵩陽令樊文進瑞石后暴石朝堂示百官元常奏石妄偽不可以示羣臣后怒出為龍州刺史會天下岳牧集乾陵后不欲元常得會故

寬延元年

唐書卷百廿

列傳

其

丁才翻刻

道徙眉州刺史劔南有光火盜夜掠人晝伏山谷元常
喻以恩信約悔過自新賊相率脫甲面縛賊平轉廣州
都督詔便驛赴官安南酋領李嗣仙殺都護劉延祐劫
州縣詔元常討之率士卒航海馳檄先示禍福賊黨多
降元常縱兵斬首惡而還雖有功猶以拂旨見怨不錄
功凡三徙終不得至京師卒為酷吏周興所陷追赴都
下獄死元常閨門雍睦有禮法雖小功喪不御私室神
龍中旌其家大署曰忠臣之門天下高其節凡名族皆
願通婚○從弟元淑及后時歷清漳浚儀始平三縣令
右善去惡人稱為神明與奴僕日一食馬日一秣所至

不挈妻子斥俸餘以給貧窮或譏其近名元淑曰吾性
也不為苦中宗降璽書勞勉付狀史官元淑約潔過於
元常然剛直不及也終祠部郎中

蔣欽緒萊州膠水人頗工文辭擢進士第累遷太常博
士中宗始親郊國子祭酒祝欽明建言皇后應亞獻欲
以媚韋氏天子疑之詔禮官議衆曲意阿循欽緒獨抗
言不可諸儒壯其節歷吏部員外郎始韓琬為高郵主
簿使京師自負其才有不遇之言題客舍它日欽緒見
之笑曰是子歎後時邪久之琬舉賢良方正欽緒擢其
文異等因謂曰朋友之過免未琬曰今日乃見君子之

心其務薦引士類此欽緒精治道馭吏整嚴雖銖秒罪不貸出為華州長史蕭至忠自晉州被召過欽緒欽緒本姻家因戒曰以君才不患不見用患非分而求耳至忠竟及禍開元十三年以御史中丞錄河南囚宣慰百姓振窮乏徙吏部侍郎歷汴魏二州刺史卒性孤潔自守唯與賈曾郭利貞相友云○子沈亦專潔博學少有名以孝廉授洛陽尉遷監察御史與兄演溶弟清俱為才吏有名天寶間始河南尹韓朝宗裴迥嘗委訊覆檢旬而處事平剖斷精允羣僚莫能望也乾元中歷陸渾蓋屋咸陽高陵四縣令美政流行長老紀焉郭子儀軍

一本素下有士字

出其縣敕麾下曰蔣沆賢令供億當有素得蔬飯足矣毋撓其清也遷長安令以刑部郎中兼侍御史領渭橋運出納使元載持政守道士類不遷沆以故滯即位不得調常袞代相聞士議恨沆屈故擢御史中丞東都副留守再遷大理卿持法明審號稱職德宗出奉天沆奔行在為賊所拘欲誘署偽職沆絕食不應命竄伏里中不復見京師平乃出擢右散騎常侍卒年七十四贈工部尚書

清舉明經中第調鞏丞東京留守李愷賢之表為判官與愷同死安祿山亂贈禮部侍郎敬宗時錄其孫郵為

寬延元年

唐書卷五十一

列傳

三

下村

一本初
下有其
田二字

伊闕令初清蒙難以秩卑不及諡大和初吏部郎中王
高言之朝追諡曰忠

唐書卷一百一十二

唐書卷一百一十三

唐張徐列傳第三十八

宋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龍圖閣學士朝

請大夫守尚書吏部郎充集賢殿脩撰臣宋祁

奉 敕撰

日本安藝州儒臣

堀正脩身之甫

校訂

唐臨字本德京兆長安人周內史瑾之孫其先自北海
內徙武德初隱太子討王世充臨以策進說太子引直
典書坊授右衛率府鎧曹參軍太子廢出為萬泉丞有
輕囚久繫方春農事興臨說令可且出囚使就畝畝不
許臨曰有所疑丞執其罪令移疾臨悉縱歸與之約囚

寬延元年

曰書嘗
欲吊喪
令家童
自歸家
取白衫
家童誤
將他衣
懼未敢
進臨察
知之使
召謂曰
今日氣
逆不宜
哀泣向
取白衫
且止之
也又嘗
令人焚
藥失制
潛知其
故謂曰

如期還再遷侍御史大夫韋挺責著位不肅明日挺越
次與江夏王道宗語臨進曰王亂班道宗曰與大夫語
何至爾臨曰大夫亦亂班挺失色眾皆悚伏俄持節按
獄交州出寃繫三千人累遷大理卿高宗嘗錄囚臨占
對無不盡帝喜曰為國之要在用法刻則人殘寬則失
有罪惟是折中以稱朕意他日復訊餘司斷者輒紛訴
不已獨臨所訊無一言帝問故荅曰唐卿斷囚不寃所
以絕意帝歎曰為獄者固當若是乃自述其考曰形如
死灰心若鐵石云永徽元年拜御史大夫蕭齡之嘗任
廣州都督受賕當死詔羣臣議請論如法詔戮于朝堂

陰暗不
宜服藥
宜即棄
之竟不
揚言其
過

臨建言羣臣不知天子所以議之之意在律有八王族
戮于隱議親也刑不上大夫議貴也今齡之貪賊狼扈
死有餘咎陛下以異於他囚故議之有司又令人死非
堯舜所以用刑者不可為後世法帝然之齡之齊高帝
五世孫由是免死臨累遷吏部尚書初來濟謫台州李
義府謫普州臨奏許禕為江南巡察使張倫劔南巡察
使禕與濟善而倫與義府有隙武后常右義府察知之
謂臨遣所私督其過坐免官起為潮州刺史卒年六十
臨儉薄寡欲不好治第宅性旁通專務掩人過見妻子
必正衣冠○兄皎武德初為秦王府記室從王征討掌

寬延元年

唐書卷一百三十三

列傳

一

下村番亥

書檄貞觀中官吏部侍郎先是選集四時補擬不爲限
皎請以冬初集盡季春止後遂爲法終益州長史贈太
常卿子之奇給事中坐章懷太子屬徙邊後除括蒼令
與徐敬業起兵誅臨孫紹

紹神龍時爲太常博士遷左臺侍御史度支員外郎常
兼博士韋庶人請妃公主命婦以上葬給鼓吹詔可紹
言鼓吹本軍容黃帝戰涿鹿以爲警衛故曲有靈夔吼
鷓鴣爭石隊崖壯士怒之類惟功臣詔葬得兼用之男
子有四方功所以加寵雖郊祀天地不參設容得接閨
闈哉在令五品官昏葬無給鼓吹者唯京官五品則假

舊書故
下有桐
鼓二字

四品蓋班秩在夫若子請置前詔用舊典不省中宗始
郊國子祭酒祝欽明等知韋后能制天子欲迎諂之卽
奏以皇后亞獻安樂公主終獻又四時及列帝誕日遣
使者詣陵如事生紹以爲非禮引正誼固爭帝又詔武
氏陵及諸武墓皆置守戶紹謂吳順二陵守戶五百與
昭陵同在令先世帝王陵戶二十今雖崇奉外家宜準
附常典又親王墓戶十梁魯乃追贈不可踰真王褒德
衛卒至踰宗廟不可明甚請罷之又言比羣臣務厚葬
以備人象駮眩耀相矜下逮衆庶流宕成俗願按令切
敕裁損凡明器不許列衢路惟陳墓所昏家盛設障車

擁道爲戲樂邀貨損貲動萬計甚傷化紊禮不可示天下事雖不從議者美歎睿宗卽位數言政損益再遷給事中兼太常少卿先天二年玄宗講武驪山紹以典儀坐失軍容當斬帝怒甚執纛下左右猶冀少貸金吾將軍李邈遽傳詔斬之時深咎邈帝亦悔俄詔罷邈官擯死于家

張文瓘字稚圭貝州武城人隋大業末徙家魏州之昌樂幼孤事母兄以孝友聞貞觀初第明經補并州參軍時李勣爲長史嘗歎曰稚圭今之管蕭吾所不及勣入朝文瓘與屬僚二人皆餞勣贈二人以佩刀玉帶而不

及文瓘文瓘以疑請勣曰子無爲嫌若某宥豫少決故贈以刀欲其果於斷某放誕少檢故贈以帶俾其守約束若子才無施不可焉用贈因極推引再遷水部員外郎時兄文琮爲戶部侍郎於制兄弟不並臺閣出爲雲陽令累授東西臺舍人參知政事乾封二年遷東臺侍郎同東西臺三品遂與勣同爲宰相俄知左史事時高宗造蓬萊上陽合璧等宮復征討四夷京師養廐馬萬匹帑廩寢虛文瓘諫曰王者養民逸則富以康勞則怨以叛秦漢廣事四夷造宮室至二世土崩武帝末年戶口減半夫制治於未亂保邦於未危人罔常懷懷于有

仁臣願撫之無使勞而生怨隋監未遠不可不察帝善其言賜繪錦百段爲減廐馬數千改黃門侍郎兼太子右庶子又兼大理卿不旬日斷疑獄四百抵罪者無怨言嘗有小疾囚相與齋禱願亟視事時以執法平恕方戴胄後拜侍中兼太子賓客諸囚聞其遷皆垂泣其得人心如此性嚴正未嘗回容諸司奏議悉心糾駁故帝委之或時移疾他宰相奏事帝必問與文瓘議未若不者曰往共籌之或曰已議卽皆報可新羅叛帝將出兵討之時文瓘病臥家自力請見曰吐蕃盜邊兵屯境未解新羅復叛議者欲出師二虜俱事臣恐人不堪弊請

息兵修德以懷異俗詔可初同列以堂饌豐餘欲少損文瓘曰此天子所以重樞務待賢才也吾等若不任職當自引避不宜節減以自取名衆乃止卒年七十三贈幽州都督諡曰懿以嘗事孝敬皇帝詔陪葬恭陵四子潛爲魏州刺史沛同州刺史洽衛尉卿涉殿中監父子皆至三品時謂萬石張家韋溫誅涉爲亂兵所殺

文琮好自寫書筆不釋手子弟諫止曰吾好此不爲倦貞觀中爲治書侍御史遷亳州刺史永徽初獻文皇帝頌優制褒美拜戶部侍郎坐房遺愛從母弟出爲建州刺史州尚淫祀不立社稷文琮下教曰春秋二社本于

旧書文
收階内
史舍人
虔感子
也

農今此州廢不立尚何觀比歲田畝卒荒或未之思乎
神在于敬可以致福於是始建祀場民悅從之卒于官
子錫久視初為鳳閣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代其甥
李嶠為宰相請還廬陵王不為張易之所右與鄭杲俱
知選坐洩禁中語又賅謝鉅萬時蘇味道亦坐事同被
訊繫鳳閣俄徙司刑三品院錫按轡專道神氣不懾日
膳豐鮮無損貶味道徒步赴逮席地菜食武后聞之釋
味道將斬錫既而流循州神龍中累遷工部尚書兼修
國史東都留守韋后臨朝詔同中書門下三品旬日出
為絳州刺史累封平原郡公卒文琮從父弟文收終太

徐有功
當揚書

子率更令善音律著新樂書十餘篇徐有功名弘敏避
孝敬皇帝諱以字行國子博士文遠孫也舉明經累補
蒲州司法參軍襲封東莞縣男為政仁不忍杖罰民服
其恩更相約曰犯徐參軍杖者必斥之訖代不辱一人
累遷司刑丞時武后僭位畏唐大臣謀已於是周興來
俊臣丘神勣王弘義等揣識后指置摠監牧院諸獄捕
將相俾相鈎逮掩擗護送楚掠凝慘又汗引天下豪傑
馳使者即按一切以反論吏爭以周內窮詆相高后輒
勸以官賞於是以急變相告言者無虛日朝野震恐莫
敢正言獨有功數犯顏爭枉直后厲語折抑有功爭益

寬延元年

卷之三十三

列傳

五

下村飛刊

一本誅
作諱

牢時博州刺史琅琊王冲責息錢于貴鄉遣家奴督歛
與尉顏餘慶相聞知奴自市弓矢還會冲坐逆誅魏州
人告餘慶豫冲謀后令俊臣鞠治以反狀聞有司議餘
慶更永昌赦法當流侍御史魏元忠謂餘慶為冲督償
通書合謀明甚非曰支黨請殊死籍其家詔可有功曰
永昌赦令與虺貞同惡魁首已伏誅支黨未發者原之
書曰殲厥渠魁律以造意為首尋赦已伏誅則魁首無
遺餘慶赦後被言是謂支黨今以支為首是以生入死
赦而復罪不如勿赦生而復殺不如勿生竊謂朝廷不
當爾后怒曰何謂魁首荅曰魁者大帥首者元謀后曰

一本護
作獲

餘慶安得不為魁首荅曰若魁首者虺貞是已既已伏
誅餘慶今方論罪非支黨何后意解乃曰公更思之遂
免死當此時左右及衛仗在廷陞者數百人皆縮項不
敢息而有功氣定言詳巍然不撓有韓紀孝者受徐敬
業偽官前已物故推事使顧仲琰籍其家詔已報可有
功追議曰律謀反者斬身亡即無斬法無斬法則不得
相緣所緣之人亡則所因之罪減詔從之皆以更赦免
如此護宥者數十百姓累轉秋官郎中鳳閣侍郎任知
古各官尚書裴行本等七人被誣當死后謂宰相曰古
人以殺止殺我今以恩止殺就羣公焉知古等賜以再

生可乎俊臣張知默固請如法后不許俊臣獨引行本
更驗前罪有功奏曰俊臣違陛下再生之賜不可以示
信於是悉免死道州刺史李仁褒兄弟爲人誣構有功
爭不能得秋官侍郎周興劾之曰漢法附下罔上者斬
面欺者亦斬在古析言破律者殺有功故出反囚罪當
誅請按之后不許猶坐免官俄起爲左肅政臺侍御史
辭曰臣聞鹿走山林而命繫庖廚者勢固自然陛下以
法官用臣臣守正行法必坐此死矣后固授之天下聞
有功復進洒然相賀時有詔公坐流私坐徒以上會赦
免踰百日不首者復論有功奏曰陛下寬殊死罪已發

者原之是通改過之心自新之路故律告赦前事以其
罪坐之若無告言所犯終不自發如告言赦前事則與
律乖今赦前之罪不自言者還以法論卽恩雖布天下
而一罪不能貸臣竊爲陛下不取后更詔五品以上議
可又上疏曰天下員有定比選者日多選曹諉囑公行
囂謗滿路唐季人多逆節鞠訊結斷刑慘獄嚴革命歲
久其流弗改事表生情法外構理而刻薄吏驅扇成姦
雖朝堂進表列匭內牒叫閤弗聽叩鼓弗聞使申其冤
正增其枉誠今天官銓注有所不平法司推斷舞法深
詆三司理匭受所上章擁塞不白者皆許臣按驗劾發

唐書卷一百三十三 列傳 八 木 番 亥
奪祿貶勞不越月踰時可致刑措后納之竇孝謀妻龐
為其奴怖以妖崇教為夜解因告以厭詛給事中薛季
昶鞠之龐當死子希城訟冤有功明其枉季昶劾有功
黨惡逆當棄市有功方視事令史泣以告有功曰豈獨
吾死而諸人長不死耶安步去后召詰曰公比斷獄多
失出何耶對曰失出臣小過好生陛下大德后默然龐
得減死有功免為民起拜右司郎中轉司刑少卿與皇
甫文備同按獄誣有功縱逆黨又之文備坐事下獄有
功出之或曰彼嘗陷君於死今生之何也對曰爾所言
者私忿我所守者公法不可以私害公嘗謂所親曰大

理人命所繫不可阿旨詭辭以求苟免故有功為獄常
持平守正以執據冤罔凡三坐大辟將死泰然不憂赦
之亦不喜后以此重之所全活甚衆酷吏為少衰然疾
之如讎矣改司僕少卿卒年六十八贈司刑卿中宗即
位加贈越州都督遣使就第弔祭賜物百段授一子官
開元初竇希城等請以已官讓有功子倫以報舊德由
是自大理司直遷恭陵令會昌中追諡忠正初鹿城主
簿潘好禮慕有功為人論之曰昔稱張釋之為廷尉天
下無冤人今有功斷獄亦天下無冤人然釋之當漢文
帝時中外無事守法而已有功居革命之際周興來俊

臣等掩義隱賊崇飾惡言以誣盛德有功守死明道身
瀕殆者數矣此其賢於釋之明甚或稱有功仁恕過漢
于張起居舍人盧若虛曰徐公當雷霆之震而能全仁
恕雖千載未見其比五世孫商

贊曰徐有功不以唐周貳其心惟一於法身蹈死以救
人之死故能處猜后酷吏之間以恕自將內挫虐焰不
使天下殘於燎可謂仁人也哉議者謂過漢于張渠不
信夫

商字義聲或字秋卿客新鄭再世因為新鄭人幼隱中
條山擢進士第大中時擢累尚書左丞宣宗詔為巡邊

使使有指拜河中節度使突厥殘種保特峨山以千帳
度河自歸詔商綏定商表處山東寬鄉置備征軍凡千
人屢紙為鎧勁矢不能洞徙節山南東道襄多山棚為
票賊商取材卒為捕盜將別為屯營寇所發輒迹捕捕
必得遂為精兵江西都將友韋宙乘傳抵山南發兵商
命部將韓季友以捕盜營士往賊平宙表留季友所部
為綱紀咸通初以刑部尚書為諸道鹽鐵轉運使封東
莞縣子四年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出為荆南節度使
累進太子太保卒子彥若事僖宗為中書舍人昭宗立
再用為御史中丞張濬師敗太原以彥若為戶部侍郎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俄代李茂貞為鳳翔節度使不得入還為御史大夫乾寧初復當國進位太保齊國公崔胤專政以彥若位已右不悅以平章事為清海軍節度使卒於鎮而行軍司馬劉隱因主留務方時多難彥若最見信于帝有以事自陳者帝曰汝當問彥若其所倚任如此

唐書卷一百一十三

唐書卷一百一十四

崔徐蘇豆盧列傳第三十九

宋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龍圖閣學士朝

請大夫守尚書吏部郎充集賢殿脩撰臣宋祁

奉 敕撰

日本 安藝州儒臣

堀正脩身之甫

校訂

崔融字安成齊州全節人擢八科高第累補宮門丞崇文館學士中宗為太子時選侍讀典東朝章疏武后幸嵩高見融銘啓母碣歎美之及已封即命銘朝覲碑授著作佐郎遷右史進鳳閣舍人時有司議關市行人盡征之融上疏謂周官九賦其七曰關市以市多淫巧而

寬延元年

唐書卷一百一十四

列傳

一

崔徐蘇豆盧列傳

同書今一切通取作今若不論商人通取諸色十字復動而搖之作今復安得動而搖之八字

關通未游欲止抑之故加稅耳然唯斂工商而不及往來今一切通取則事不師古且四人異業舊矣復動而搖之市者兼受善惡也若甚則細人無所容細人無所容久必為亂天下之關必險道市必要津豪宗惡少在焉聞一旦變法或致騷動恐南走蠻北走狄今江津河許列鋪率稅檢覆稽留加主司僂略邀巧則商人廢業魏晉齊隋所不行况陛下乎如有師興費廣雖倍等商旅加斂齊人可也后納之張易之兄弟頗延文學士融與李嶠蘇味道麟臺少監王紹宗降節佞附易之誅貶袁州刺史召授國子司業與脩武后實錄勞封清河縣

子融為文華婉當時未有輩者朝廷大筆多手敕委之其洛出寶圖頌尤工譔武后哀冊最高麗絕筆而死時謂思苦神竭云年五十四贈衛州刺史諡曰文膳部員外郎杜審言為融所獎引為服總麻六子其聞者禹錫翹禹錫開元中中書舍人贈定州刺史諡曰貞翹禮部尚書贈荊州大都督諡曰成孫巨右補闕亦有文曾孫從

從字子又少孤貧與兄能偕隱太原山中會歲饑拾橡實以飯講學不廢擢進士第從山南嚴震府為推官以母喪免兄弟廬墓手執松柏喪闋不應辟命久之韋臯

舊書以飯作飲水接衝

寬延元年

列傳

二

下村飛

引爲西山運務使奏遷判官攝守邛州前刺史有以盜繫獄辭已具從疑其寃縱不治俄得真盜臯卒劉闢反欲拜東川從以書諭止闢闢怒從乃募兵嬰城守關方悉兵拒高崇文戰而敗從完州自如盧坦表宣州副使入爲殿中侍御史遷吏部員外郎異時吏給選者成牒以先後丐賕從一限出之後遂爲法裴度爲御史中丞奏以右司郎中知雜事度已相代爲中丞所彈治不屈權幸事繫臺閣而付仗內者必請還有司薦引御史務取質重廉退者李儵以寵得京兆尹爲莊憲太后山陵橋道使務以減末徭費爲功至不治道輻車留渭橋久

不得造從三劾之無少貸俄授陝虢觀察使遷尚書右丞王承宗請割德棣而遣子入侍也憲宗選堪使者以命從議者謂承宗狠譎非單使可屈次魏田弘正請以五百騎從辭之惟童騎十數疾趨鎮集軍士毬場宣詔爲陳逆順大節禍福之効音辭暢厲士感動承宗自失貌愈恭至泣下卽按二州戶口符印上之還爲山南西道節度使帝欲遂相監軍使揣知爲用事者求金從不肯答用是不得相長慶初繇尚書左丞領鄜坊節度屬部多神策屯軍數亂法驕橫吏不能制從一繩以法下皆重足畏之党項互市羊馬類先遺帥守從獨不取而

厚慰待之羌不敢盜境寶曆初爲東都留守故事留司
官入宮城門列晨衙見留守吏誕傲久廢至是復行召
拜戶部尚書宰相李宗閔以從裴度李德裕所善內不
喜從求致仕除太子賓客分司東都告滿百日去於是
衆譁語不平宗閔懼復授檢校尚書左僕射淮南節度
副大使知節度事揚州凡交易貨產奴婢有貫率錢畜
羊有口筭又賀麴牟其羸以佐用度從皆蠲除之官吏
俸帛常加倍以給獨節度使則否從皆與之同大和六
年卒年七十二下有割股肉以祭者贈司空諡曰貞從
爲人嚴偉立朝稜稜有風望不喜交權利忠厚而讓階

品當立門戟終不請位方鎮內無聲妓娛玩士大夫賢
之

能字子才朱泚之亂渾瑊以朔方軍戰武功引佐幕府
進累侍御史河東鄭儋表爲判官累遷黔中觀察使以
讒坐貶從爲中丞奏以自代繇將作監授嶺南節度使
與從皆東節居鎮世傳爲榮卒年六十八贈禮部尚書
從子慎由安潛能子彥曾

慎由字敬止聰警彊記資端厚有父風采繇進士第擢
賢良方正異等鄭滑高銖辟府判官入爲右拾遺進翰
林學士授湖南觀察使召還由刑部侍郎領浙西入遷

戶部侍郎判戶部始慎由苦目疾不得視醫爲治刮適
愈而召俄進工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與蕭鄴有
隙鄴輔政引劉琢而出慎由爲東川節度使初宣宗餌
長年藥病渴且中躁而國嗣未立帝對宰相欲肆赦患
無其端慎由曰太子天下本若立之赦爲有名帝惡之
不荅鄴等乘是譖去之時大中十二年也咸通初徙華
州刺史改河中節度使以吏部尚書請老授太子太保
分司東都卒贈司空諡曰貞子胤別傳

安潛字進之進士擢第咸通中歷江西觀察忠武節度
使乾符初王仙芝寇河南安潛募人增陴繕械不以力

費仰朝廷首請會兵討捕號令精明賊畏之不犯陳許
境使大將張自勉將兵七千援宋州時宋威屯曹州而
官軍數却賊圍宋益急自勉收南月城斬賊二千級仙
芝夜解去宰相鄭畋建言請以陳許兵三千隸宋威而
威忌自勉乞盡得安潛軍使自勉隸麾下畋謂威有疑
忿必殺自勉奏言今以兵悉畀威是自勉以功受辱安
潛抗賊有功乃取銳兵付威後有緩急何以戰是勞不
蒙賞無以示天下詔止以四千付威餘還自勉俄代高
駢領西川節度使倚駢爲姦利者安潛皆誅之數更除
繆政於是盜賊衰蜀民以安宰相盧攜素厚駢乃誣以

罪罷為太子賓客分司東都僖宗避賊劍南召為太子少師王鐸任都統表以自副鐸解兵安潛復為少師東都留守青州王敬武卒詔拜平盧節度使檢校太師兼侍中會敬武子師範專地不得入而還後遷太子太傅卒贈太子太師諡貞孝安潛於吏事尤長雖位將相閱具獄未嘗不身聽之

彥曾咸通初繇太僕卿為徐州觀察使曉律令然下急為政剛猛徐軍素驕而彥曾長于撫民短治軍士多怨之初蠻寇五管陷交趾詔節度使孟球募兵三千往屯以八百人戍桂林舊制三年一更至期請代而彥曾親

原書作
卒木偶
作傀備

吏尹戡徐行儉貪不恤士乃議稟賜之請無發兵復留屯一年戍者怒殺都將王仲甫脅糧料判官龐勛為將取庫兵剽湘衡虜丁壯合眾千餘北還自浙西趨淮南達泗口所過先遣俳兒弄木偶伺人情以防邀遏彥曾命牙將田厚簡慰勞而用都虞候元密伏甲任山館擊賊勛遣吏給言士思歸不敢遏請至府解甲自歸彥曾斬其吏勛陷宿州發倉錢募兵亡命者從亂如歸船千艘與騎夾岸譟而進彥曾料丁男乘城或勸率眾奔兗州彥曾曰我方帥也奉命守此惟有死爾斬議者一人號于眾俄而勛傳城城中大霧如墮彥曾悉誅賊家屬

寬延元年

勛衆四面超墉入囚彥會大彭館有曹君長者說勛曰
貴者不並處今朝廷未以留後命公蓋觀察使存爾勛
乃殺彥會於寢自監軍使逮官屬皆死始彥會治第鄭
州引水灌沼水十步忽化爲血署張佛筵液蜜爲人一
昔鼠齧皆斷首徐有子亭下瀦水爲沱彥會導清河灌
之鑄石龍首注溜蔽以屋徐人謂屋覆龍於文爲龐清
河崔望也爲吞噬云贈刑部尚書乾符中錄其子祐之
爲滎陽尉徐吏有路審中者彥會知其能頗任之旣遇
害賂守卒斂藏其尸張玄稔攻徐州審中率死士應官
軍開南白門官兵入因得破勛後位嵐州刺史鄭畋謂

審中節貫神明請擢爲右羽林將軍詔可有許鐸者罷
武城令客於徐勛脅以官不從彥會官屬被囚鐸潛饋
資糧及死爲收瘞匿免其子弟賊平乃皆歸其喪詔拜
石首令賜銀緋僚官焦璐溫廷皓李稅崔蘊柳恭廬崇
嗣韋廷範贈官有差錄其子官之

徐彥伯兗州瑕丘人名洪以字顯七歲能爲文結廬太
行山下薛元超安撫河北表其賢對策高第調永壽尉
蒲州司兵叅軍時司戶韋暉善判司士李且工書而彥
伯屬辭時稱河東三絕遷職方員外郎奉迎中宗房州
進給事中武后選二教珠英取文辭士皆天下選而彥

伯李嶠居首遷宗正卿出為齊州刺史帝復位改太常少卿以脩武后實錄勞封高平縣子為衛州刺史政善狀璽書嘉勞移蒲州以近畿會郊祭上南郊賦一篇辭致典縉擢脩文館學士工部侍郎歷太子賓客以疾乞骸骨許之開元二年卒彥伯事寡嫂謹撫諸姪同已子秉筆累朝後來翕然慕倣晚為文稍彊澀然當時不及也始武后時大獄與王公卿士以語言為酷吏所引死徙不可計彥伯著樞機論以謂言者德之柄行之主志之端身之文也君子之樞機動則物應得失之見也可

曰書稍
強故作
好為強
波之體

以濟身亦以覆身否泰榮辱一繫之能審思而應精慮而動擇其交以後談則悔吝何由而生怨惡何由而至如此乃可以言也以為戒世云

蘇味道趙州欒城人九歲能屬辭與里人李嶠俱以文翰顯時號蘇李逮冠州舉進士中第累調咸陽尉吏部侍郎裴行儉才之會征突厥引管書記裴居道為左金吾衛將軍倩味道作章攬筆而具閑徹清密當時盛傳延載中以鳳閣舍人檢校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歲餘為真證聖元年與張錫俱坐法繫司刑獄錫雖下吏氣象自如味道獨席地飯蔬為危惴可憐者武后聞放錫嶺南纔降味道集州刺史召為天官侍郎聖曆初復

覽正元年

以鳳閣侍郎同鳳閣鸞臺三品更葬其親有詔州縣治
喪事味道因役庸過程遂侵毀鄉人墓田蕭至忠劾之
貶坊州刺史遷益州大都督府長史張易之敗坐黨附
貶眉州刺史復還益州長史未就道卒年五十八贈冀
州刺史味道練臺閣故事善占奏然其為相特具位未
嘗有所發明脂韋自營而已常謂人曰決事不欲明白
誤則有悔摸稜持兩端可也故世號摸稜手性友愛其
弟味元味元嘗請託不遂因慢折之味道怡然不屑所
論著行于時

豆盧欽望雍州萬年人祖寬隋文帝外孫為梁泉令高

祖定關中與郡守蕭瑀率豪姓進款擢累殿中監子懷
讓尚萬春公主詔賈用魏太和詔去豆姓著盧貞觀中
遷禮部尚書左衛大將軍芮國公卒贈特進并州都督
陪葬昭陵諡曰定復其舊姓欽望累官越州都督司賓
卿長壽二年拜內史封芮國公李昭德被罪有司劾奏
欽望阿順昭德不執正附臣罔君貶趙州刺史入為司
府卿遷秋官尚書中宗還東宮拜太子宫尹進文昌右
相同鳳閣鸞臺三品罷為太子賓客帝復位擢尚書左
僕射平章軍國重事欽望居宰相積十餘年方易之三
思等怙勢宣烝窺間王室戮忠戚缺異非常不能有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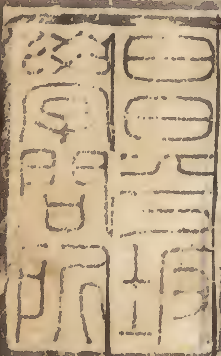
卷之十四 五傳 六 下本翻刻
裁抑獨謹身諄諄自全進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安國相
王府長史卒年八十贈司空并州大都督陪葬乾陵謚
曰元武后時宰相又有史務滋崔元綜周允元略可述
者附左方

史務滋宣州溧陽人累吏勞遷司賓卿進拜納言后革
命詔務滋等十人分行天下雅州刺史劉行實兄弟爲
侍御史來子詢誣其反詔務滋與來俊臣雜治俊臣言
務滋與因善掩其反狀后命俊臣并治遂自殺

崔元綜鄭州新鄭人祖君肅武德中爲黃門侍郎鴻臚
卿元綜天授初以鸞臺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性格

慎坐政事堂束帶終日不休偃允護細槩外若謹厚而
中刻薄每受制鞫獄必澡垢索疵不入死不肯止人畏
鄙之未幾坐事流振州搢紳爲慶會赦還除監察御史
遷蒲州刺史致仕善攝生年九十餘卒

周允元字汝良豫州安城人自右肅政御史中丞拜檢
校鳳閣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武后宴宰相詔陳書
傳善言允元曰恥其君不如堯舜武三思劾奏語指斥
后曰聞其言足以誠安得爲過卒贈貝州刺史



寶延三年

下本翻刻

